

語絲第一五六期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廿六日出版

人死觀

獻給「說病」的作者

梁遇春

恍惚前二三年有許多學者熱烈地討論人生觀這個問題，後來忽然又都擱筆不說，大概是因為問題已經解決了罷！到底他們的判決詞是怎麼樣，我當時也有些概念，可惜近來心中總是給一個莫明其妙不可思議的煩悶罩着，把學者們拼命爭得的真理也忘記了。這麼一來，我對於學者們只可面紅耳熱地認做不足教的蠢貨；可是對於我自己也要找些安慰的話，使這徬徨無依黑雲包着的空虛的心不至於再加些追悔的負擔。人生觀中間的一個重要問題不是人生的目的麼？可是我們生下來並不是自己情願的，或者還是萬不得已的，所以小孩一落地免不了嬌啼幾下。既然不是出自我們自己意志要生下來，我們又怎麼能夠知道人生的目的呢？湘鄂的土豪劣

紳給人拿去游街，他自己是毫無目的，并且他也未必想去明白遊街的意義。小河是不得不流自然而地流着，牠自身却什麼意義都沒有，雖然牠也會帶瓣落花到汪洋無邊的海裏，也會帶愛人的眼淚到他的愛人的眼前。勃浪寧把我們比做大匠輪上滾成的花瓶。我客廳裏有一個假康熙彩的大花瓶，我對牠發默地問牠的意義幾百回，牠總是呆呆地站着，說不出一句話來。但是我却知道花瓶的目的同用處。人生的意義，或者只有上帝纔曉得吧！還有些半瘋不瘋的哲學家高唱「人生本無意義，讓我們自己做些意義。」夢是隨人愛怎麼做就怎麼做，不過我想夢最終脫不了是一個夢罷，黃梁不會老煮不熟的。

生不是由我們自己發動的，死却常常是我們自己去找的。自然世界上多數人是「壽終正寢」的，可是自殺的也不少，或者是因為生活的壓迫，也有是怕現在的快樂不能夠繼續下去而想借死來消滅將來的不幸，像一對夫婦感情極好却雙雙服毒同盡的，（在嫖客娼妓中間更多）

這些人都是以口問心，以心問口商量好去找死的。所以死對他們是有意義的，而且他們是看出些死的意義的人。我們既然在人生觀這個迷園裏走了許久，何妨到死觀來瞧一瞧呢。可惜「君子見其生不忍見其死，」所以學者既不搖旗吶喊在前，高唱各種人死觀的論調，青年們也無從追隨奔走在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因此我雖然在這 *Sweat and twenty* 時候，也一面拭汗，一面做這人死觀，無非出自拋磚引玉的野心，希望能夠動學者的心，對人死觀也在切實研究之後，下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判斷。

若使生同死是我們的父母——不，我們不這樣說，我們要征服自然——若使生同死是我們的子女，那麼死一定會督着嘴抱怨我們偏心，只知道「生」不管「死」，一心一意都花在生上面。真的，不止我們平常時都是想着生。Hazlitt 死時候說「好吧！我有過快樂的一生」*“Well, I’ve had a happy life.”* 他並沒想死是怎麼一回事。Charlotte Brontë 臨終時候還對她的丈夫說：「

呵，我是不會死的，我不會嗎？上帝不至于分開我們，我們是這麼快樂。」*“Oh! I am not going to die, am I? He will not separate us, we have been so happy.”* 這真是不到黃河心不死，爲什麼我們這麼留戀着生，不肯把死的神祕想一下呢？並且就是說正在冥想死的偉大，何會是確實把死的實質來咀嚼一番，無非還是向生方面着想，看一下死對於生的權威。做官做不大，發財發不多，打戰打敗仗，于是乎嘆一口氣說：「千古英雄同一死！」任他生前何等威風嚇嚇，死後也是一樣的寂寞。這些話并不是真的對死有什麼了解，實在是懷着嫉妒，心緒着生，說風涼話，解一解怨氣。在這裏生對死，是借他人之紙筆，發自己之牢騷。死是在那裏給人利用做抓爆栗子的貓腳爪，生却嘻皮涎臉地站旁邊受用。讓我譯一段 Sir W. Raleigh 在「世界史」*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裏的話來代表普通對於死的觀念。

「只有死纔能夠使人了解自己，指示給驕傲人看他也不過是個普通人，使他厭惡過去的快樂；

他證明富人是個窮光蛋，除擁塞在他口裏的沙礫外，什麼東西對他都沒有意義；當他舉起他的鏡在絕色美人面前，他們看見承認自己的毛病全腐朽。呵！能夠動人，公平同有力的死呀，誰也不能勸的你能夠說服；誰也不敢想做的事，你做了；全世界所諂媚的人，你把他擲在世界以外，看輕了他：你會把人們的一切偉大，驕傲，殘忍，雄心集在一塊，用小小兩個字「躺在這裏」蓋盡了一切。」

“Death alone can make man know himself, show the proud and insolent that he is but object, and can make him hate his forepassed happiness; the rich man be proved a naked beggar, which hath interest in nothing but the gravel that fills his mouth; and when he holds his glass before the eyes of the most beautiful, they see and acknowledge their own deformity and rottenness. O dequent, just and mighty death whom none could advise,

thou hast persuaded; what none hath presumed, thou hast cast out of the world and despised: thou hast drawn together all the extravagant greatness, all the pride, cruelty and ambition of man, and covered all over with two narrow words: “Hic jacet.”

這裏所說的是平常人對於死的意見，不過用伊利沙伯時代文體來寫壯麗點，但是我們若使把牠細看一番，就知道裏頭只含了對生之無常同生之無意義的感慨，而對着死國裏的消息並沒有絲毫透露出來。所以到不如叫做生之哀辭，比死之冥想還好些。一般人口頭裏所謂問着死的思想，剝蕉抽繭看起來，中間只包了生的意志，那裏是老老實實的人死觀呢。

庸人不足論，我們來看「看沉着聲音，兩眼渺茫地望着藍蔚青天的宗教家的話。他們在生之後編了一本「續編。」天堂地獄也不過如此如此。生與死給他們看來好似河岸的風景同水中反映的影景一樣，不過映在水中的

經過綠水特別具一種漂渺空靈之美。不管他們說的來生是不是鏡花水月，但是他們所說死後的情形太似生時，使我們心中有些疑惑。因為若死真是不過一種演不斷的劇中一會的閉幕，等會笛鳴幕開，仍然繼續，那麼死對於我們絕對不會有這麼神祕似的，而幽明之隔，也不至于到現在還沒有一線的消息。科學家對死這問題，含糊說了兩句不負責任的話，而科學家却常常仍舊安身立命着宗教上面。而宗教家對死又是不敢正視，只用着生的現象反映在他們西洋鏡，做成八寶樓台。說來說去還在執着人生觀，用遁辭來敷衍人死觀是了。

還有好多人一說到死就想將死時候的苦痛。George Gissing 在他的「草堂隨筆」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Pyrcroft. 說生之停止不能夠使他恐怖，在床上久病却使他想起會害怕。當該薩 Caesar 被暗殺前夕，有人問那種死法最好，他說「要最倉猝迅速的。」That which should be most sudden. 疾病苦痛是生的一部分，同死的實質滿不相干。以上這兩位軍閥文人說的話

還是人生觀，并不能對死有什麼真了解。

爲什麼人死觀老不能成立呢？爲什麼誰一說到死就想起生，由是眼睛注着生嚙嚙嚙說一陣遁辭，而不抓着死來考究一下呢？約翰生 Johnson 曾對 Boswill 說：「我們一生只在離開這死的思想。」The whole of life is but keeping away the thought of death. 死是這麼一個可怕着摸不到的東西，我們總是設法迴避牠，或者將生死兩個意義來混着，自己做成一種騙自己的幻覺。可是我相信死絕對不是這麼簡單乏味的東西。比如在化學上 H, O, Cl, 三個原質，H₂O 同 HCl 性質是絕對不同的。我們不能由 H₂O 就推出 HCl 的性質。所以「死」「生」「人」三個結合起來生十人同死十人是絕對不同兩東西。Andoyer 是窺得點死的意義的人。他寫 Lazarus 來象徵死的可怕，寫七個縊死的人 The seven that were hanged 來表示死對於人心理的影響。雖然這兩篇東西我們看着都會害怕，牠們中間都有一段新奇耀目的美。Edgar Allan Poe 同 Lord Dunsany 對着死的本

實有相當的了解，所以他們著作裏面說到死常常有種淒涼灰白色的美。有人解釋 *Andreyev*，說他身旁四面都被圍牆圍着，而在好多牆之外有一個一切牆的牆——那就是死。我相信在這一切牆的牆外面有無限的風光。那裏有說不出的好境，想不來的情調：我們對生都覺廿四分單調同乏味。我們爲什麼不勇敢地放下一切對生留戀的心思，深深地默想死的滋味。壓下一切懦弱無用的恐怖，來對死的本體睇着細看一番。我平常看到骸骨總覺有一種不可名言的痛快，牠是這麼光着，毫無所怕地站在你面前。我真想抱着他來探一探牠的神祕，或者我身裏的骨，會同他有共鳴的現象，能夠得到一種新的發現。骸骨不過是死宮的門，已經給我們這種無量的歡悅，我們爲什麼不慢步進宮裏，看那千奇萬怪的建築呢。最少我們能夠因此遁了生之無聊 *ennui* 的壓迫，*De Quincy* 只將「猝死」「暗殺」……當作藝術看，就現出了一片瑰奇偉麗的境界。何況我們把整個死來默想呢？來，讓我們這會死的凡人來客觀地細玩死的滋

味：我們來想死後靈魂不滅；老是這麼活下去，沒有了期的煩惱。再讓我們來細味死後什麼都完了，就歸到沒有了的可哀，永生同滅絕是一個極有趣味的 *dilemma*，我們儘可和死親暱着，讚美這個 *dilemma* 做得這麼完美無疵，何必提到死就兩對牙齒打戰呢，人生觀這把戲，我們玩得可厭了。換個花頭吧。大家來建設個好的人死觀罷。

在 *Carlyle* 的 *The life of John Sterling* 中有一封 *Sterling* 在病快死時候寫給 *Carlyle* 的信，中間說：

「牠(死)是很奇怪的東西，但是還沒有旁觀者所覺得的可悲的百分之一。」

“It is all very strange, but not one hundredth part so sad as it seems to the standers-by.”

附記，在家悶坐時候，忽然得第一百四十一期語絲。讀球球君所做的「說病」，覺他的每句話都是我心中所想要說的，又是我所說不出

的，并且文情輕淡生姿，「深得英倫」絮語「文」「作家三昧」。讀數遍忽然動起續貂的意思，作這狗尾巴，所以標作獻給「說病的作者。那是因爲“One sees a picture, reads an anecdote, starts a casual fancy, & thinks to tell of it to this person is preference to every other,……it won't do for another”（引 Charles Lamb 給 Wordsworth 信的話。）

遇春八月三日于福州 Sweet home

僑韓瑣談

天行

十一 考試官梁啓超

中華民國的北京朝陽門外大街二百三十四號有個詩社。這詩社的大名叫「燕京詩壇」，附設在現代詩文刊行社內。我知道這個高雅的詩社，是從朝鮮解語花史裏讀到他們高雅的徵詩啟。

朝鮮解語花史就是朝鮮佛教通史的著者李能和氏最近的著作（十月五日出生）。他這部書全寫的高麗娼妓的沿革，但在第三十章「能詩歌書畫之名妓」的末了別附「才媛吳小坡詩」一節。因爲吳才媛做詩，就把這詩社的啟一併錄在書裏。從這小啓裏，我知道了詩壇盟主請的「大主考」是新會梁啓超先生。

我常以爲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一國可以有多少民族）的衰落，都不是憑空的。那過於古老的文明雖然足以誇炫於人，却也就是直趨衰落的根由。凡是死守著「故舊」，大都在全個的大生命將委敗而無力支持，和已經僵死而竭力掙扎的意味中。這其中往往有些不關痛癢的，或是心懷叵測的「異類」來「越俎代庖」的提倡。用時行國中的名詞說，那就是「文化侵略」；——我以為「思想麻醉」尤爲切當。聽說安南的科舉還沒有廢，八股仍舊盛行，不知道彼方果也需要一些「大國名士」去做「考試官」？我想我們不願人家加諸我們的，我們也應該別加諸人家。雖說「風雅」無關政治；惟其

不在政治的觀點看來，寧可自己把一點虛榮「名人的權威」捐棄了，做些正經的。

海外無事，總想看一點「大國」化育羣小的「恩澤」究竟是什麼。我也許自己功力不深，所覺到的都不是些「嘉惠」於別人家的，而反以為處處只見得人家受了我們的累！這也就是我要寫瑣談而屢次擱筆的原因。今天是我們十六年前民族刷新的第一個紀念節，特介紹「考試官梁啟超先生」於國人！

吳才媛有「懷古詩」在燕京詩壇入選，李氏錄才媛詩正文之前寫道，「中國北京現代詩文刊行社第二回募集詩簡章如左」，原文我再錄下。（不改原璧。）

逕啓者敝社爲增進華韓兩族文藝的交歡前四月發起第一回募詩雜林詩士滄然湊情應募至三百之多深慰敝社素旨良不虛也惟考試官無有公暇兼因討亦戰雲未晴印刷不得自由迄考試太晚久未彙刊今纔頒付悚懈極矣祇盼

僉君子鴻恕而已第二回募詩簡章發表於下尙希

語絲

第一百五十六期

同好諸位相將投稿無任歡迎

經理 吳竣啓

一，詩題 懷古

押韻 聲情 盟生 城

一，投稿規定

七律五律隨意

原稿用紙樣式隨意

（但原稿保管于本社以補現代詩文刊行決不繳還）

投稿員姓名雅號住址要明細記入

投稿 限本年陽歷十一月二十五日止再不延期

彙刊發表本年十二月二十日誓不遲晚

投稿時詩每一首並送金一圓以資刊行費

（無論入選與否須付詩集一冊於各位）

但刊行費送金方法本社爲圖投稿員簡便與北京中日合辦

某銀行特約能匯換小爲替票（按爲替即中國匯兌）

三二五

依此法送費亦可
團體內投稿（即討會）一回十首以上特收刊行費
半額

一，懸賞規定

入選詩一等一人贈本社長贊詞序文錦幅一雙
入選詩二等二人贈本社長贊詞額文綢緞一幅
入選詩三等三人贈副社長贊詞額文綢緞各一雙
選外佳作贈中華名士贊詞簇聯一雙
中華民國十月十五日（按不知是何等華人紀年竟至
如此之妙！）

中國北京朝陽門外街二百三十四號

現代詩文刊行社內

燕京詩壇

考試官 梁啟超先生

錄右文竟，不竟悲喜交集：悲吾中華文明只能流毒
於人，喜吾中華亦有麻醉他人思想之組織及工具！嗚
呼！華韓文藝之交歡其為「懷古」之詩乎！吾不知「考

試官」又作何「懷古」之想於華韓文藝之交歡也！至於
詩壇盟主有正副社長之別，更不知果也是一華一韓也
歟？

才媛之詩曰：

青燈中夜讀秋聲 往事悠悠摠撼情
草木變衰三國戰 山河分裂七雄盟
王霸不遷餘白骨 英豪安在奈蒼生
一籌成敗皆陳跡 滿目風烟萬里城
開國十六週紀念日，寫於朝鮮僑次。

大家的小品 江紹原 鄭泗水 陳翔冰

（二四六）關於唾

我國古今來關於口津及唾的傳說，余曾輯了若干，
寫成一篇長文在北京發表過了。茲再將最近自己看見
的，及鄭陳兩君致魯迅先生信中的有關的材料，錄在這
裏。兩君供給我們的資料，是魯迅先生代為抄出的，應
附筆誌謝。

其一

(一)搜神記云 崔少府之妻，生女未出而亡，後少府之鬼爲迎范陽人盧充完婚，三日後，送盧歸，臨行與之約，若女有娠，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別後四年，三月三日，充臨水戲，見女乘犢車來，抱一三歲男還充。『充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睡之，形如故。』

(二)大業拾遺記云，煬帝昏酒，往往爲妖祟所惑，嘗遊吳公宅鷄臺，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後主酌紅梨新釀勸帝飲，『問帝「龍舟之遊樂乎？始謂殿下致治在堯舜之上，今日復此逸游，大抵人生各圖快樂，曩時何見罪之深耶？三十六封書，至今使人快快不悅。」帝忽悟，睡之云「何今日尙目我爲殿下，復以往事訊我耶！」隨叱聲，恍然不見。』

(三)摩洛哥 Ujad Bu Aziz 人舉行婚禮時，衆 Scribes 以棗子分餉新婦新郎和其他特地爲求棗而來的人，例如艱於子嗣者及患病者。Scribes 授棗前，必睡於其

上。(見魏斯特麻克氏摩洛哥婚禮紀實頁一九九。)

其二 鄭泗水君信

(上略)

因此之故，使我有所發見。我覺得你發見的「你媽的」與「睡」(用之女性當爲「啐」)，當有關連，如果「你媽的」列爲「國罵」，則「睡」或「啐」當列入「國睡」或「國啐」，未知你於此亦有所覺否？(中略)

現在我證明「國啐」或「國睡」與「國罵」的相關。平日坐黃包車時，兩車的車輪相碰了，……這時，他們兩個車夫，就先用你的「國罵」，繼後車各脫離了，他們臨走時，大家彼此連睡幾聲，始各分道揚轆而去，彷彿說聲「再會」似的。

又例：女子在相罵臨畢時，往往以「啐」了之。(下略)

其三 鄭泗水君信之二

(上略)

「國睡」的發明權被「江紹原老爺」搶去，及至病

後離院看到語絲一百廿二期方始曉得。(中略)

江老爺在語絲一百廿二三考查出許多唾沫的記載，很有趣，我希望他的小品將來能出專集。你舉的例，在故鄉村野之間，實是常見。(中略)還有，唾沫可用之為藥物，江紹原先生已說過，惟他只說用在蚊傷蟲咬之類，而我所知的還可用之治眼。這種治法，據耳聞須於清早醒時，吐口中之苦液，塗之於眼，惟極忌與人言談。原因，恐怕也是在於保存一點「元氣」之故。(下略)

鄭泗水。五月廿六日。

其四 陳翔冰君信

(上略)

寫到此地，忽又想起一個迷信，便是婦女如眼跳時，誠恐有什麼不是，所以便折取一根草幹子，以口涎貼在那跳的眼睛上，才罷。這雖然也有睡的重要原素「口涎」，但却不用唾，只以手指在櫻唇上一點，又在眼皮上一點，便貼上去了。不知這個也有什麼來歷嗎？我想怎樣問問紹原老爺。(下略)

陳翔冰。六月六日。

其五 附討論

鬼怪怕唾和它們受唾後難免現原形之一俗信，我在長文裏面曾點明，今不必多說。婦女眼跳時，還有一個禳法，與陳君所記者相差不遠，就是，撕一小塊紅紙，用口涎貼在跳的眼睛上。這個辦法，杭州和北京兩地的婦女都常用。又有不貼紅紙片而以草幹代之者。貼草幹的用意，愧我說不出。用紅紙則顯因俗傳紅色物有避邪之功能。至於所以要用口水去貼，我願意承認除去因為信口水能避邪外，一半又因為它容易得，與魯迅先生所說「農人鋤地，將唾味吐在掌上使鋤柄不容易滑出，」及鄭君幼時所見「賣糖者製糖時，他的手掌及指甲皆塗了唾沫，於切糖時始免有粘着之患」，蓋甚相同也。

關於眼跳，耳鳴，打嚏等不能自主的動作之雜占，自然也很值得研究，但這是另一件事了。

七月廿三日，於杭州。

蘇萊曼東遊記 (十二)

劉復

中國人在商業上和公事上都講公道。譬如有什麼人要向別人借錢，應由借主寫一張票子；借戶（頁四十四）也寫一張票子，票子上應由借戶把中指與食指並列着打一個印，「作為花押」。於是把兩張票子放在一起，一同捲起來，在兩紙交界之處寫「上幾個字」；然後分開兩紙，各執一張：借戶承認欠債的一張，即由借主收執。要是到了後來，借戶要想賴債，人家就可以向他說：『你把「債主給」你的票子拿出來看。』要是這借戶說，他並沒有「借主」的票子，又說他也並沒有寫票子給借主，而借主所持的一張票子可又遺失了，那麼，人家就要向他說：『你應當寫下一張憑據，宣布你並沒有借這一筆債。若然到了後來，借主能把你借債的票子找出，那就要打你二十大杖，還要罰你賠出兩萬 *fakkuj* 來。』每一 *fakkuj* 等於一千個銅錢，兩萬 *fakkuj* 就值兩千 *dir* 光景。至於背皮上打二十大杖。（頁四十五），却往往可以打死。所以，中國人誰都不敢寫下

這樣的憑據，因為恐怕既要破財，還要喪命。中國人彼此相待，都很有公道；所以，在中國，從沒有受到屈待的人。打官司的時候，「也不像回教國一樣：」用不着證人，也用不着立誓。

要是有什麼人破了產，債主們就把他送到國王的牢獄裏去，使他承認他所負的債；所有的費用，由債主們自己担任。到一個月之後，國王叫人把他牽到外面來，叫他自己當眾宣布：『某人的兒子某人，現在破產了，浪費了某人的兒子某人的錢。』「要是有人查出」這破產人還有錢寄存在別人家裏，或者是還有不動產或奴隸，或者是，無論還有什麼可以抵債的東西，人家就要每月把他「從牢獄中」牽出一次，用鞭子鞭他的臀，因為他還有「可以值得」錢「的東西」，而在牢獄中「所」吃「所」喝，「却是債主們所花的錢」。無論人家能不能證明他有錢，他總得受鞭（頁四十六）；，無論是這樣，是那樣的，他總得受鞭。人家「一面懲責他，一面」向他說：『你沒有做別的事，只是取別人的錢，浪費別

人的錢罷了。』又向他說：『把「你所借的」錢還給別人罷。』要是這破產人真已還不起他的債，而且國王也已斷定他實在已經什麼都沒有了，「國王就」召集了各債主，把 Baghur 的庫裏的錢償還給他們。——這 Baghur 就是皇帝，「波斯人用」這樣的一個名目，意思是『天的兒子』；我們阿拉伯語中，則稱爲 Baghur。——於是發出這樣的一個佈告：『從今以後，如有人和這個「破產的」人往來的，處死刑。』這樣，就再沒有人「願意和他往來了而至於」損失銀錢了。要是後來再有人發見這債務人仍舊有錢私藏在別人家裏，而代他私藏的人却並沒有出來告發，此人「被發覺」，便應打死杖下。至於債務人，却沒有什麼處分，只是要把他的錢取來，分還給債主們；而且從此以後，他不能再和人家有什麼商業的往來了。

中國有許多石碑（頁四十七），高六肘，上面刻着許多文字。這是講疾病和醫法的，例如某種疾病，應用某種醫法之類。窮苦的人「沒有錢醫病」，醫藥費得由

王庫中支給。

（未完）

深夜

曉松

我怕深夜，

怕聽

寂寞徘徊於窗外的足音，

怕她

從窗隙中暗暗相窺。

○

我怕深夜，

怕寂寞

悄悄的推開了我的門，

怕她

輕輕地呼喚出我的名字。

○

我怕深夜，

怕寂寞

暗中張着摸索的手，

怕她的擁抱

沮滯了我的呼吸。

○

我悚然立於帷幔之下，
若有什麼聲音在遠處，
混於我心的嘆息辨不出，

有隕星在天邊嗎？

某筆兩篇

魯迅

昨天又得幸逢了兩種奇特的廣告，仍敢執紹介之勞。標點是我所加的，以醒眉目。該稱什麼筆呢，想了兩天兩夜，沒有好結果。姑且稱爲「某筆」，以俟博雅君子教正。

這回的「動機」比較地近于純正，除希望「有目共賞」外，似乎並不含有其他的副作用了。但又發生了一種妄想。記得前清時，曾有一種專選各種報

上較好的論說的，叫作選報。現在如有好事之徒，也還可以辦這一類的刊物，每省須有訪員數人，專收該地報上奇特的社論，記事，文藝，廣告等等，彙刊成冊，公之于世。則其顯示各種「社會相」也，一定比游記之類要深切得多。不知CF男士以爲何如？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午飯之前。

其一

熊仲卿

榜名文蔚。歷任民國縣長，所長，處長，局長，廳長。通儒，顯宦，兼作良醫，尤擅女科。住本港跑馬地黃泥涌道門牌五十五號一樓中醫熊寓，每日下午應診及出診。電話總局五二七零。

（右一則見九月二十一日香港循環日報。）

謹案：以吾所聞，向來或稱世醫，以其數代爲醫也；或稱儒醫，以其曾做八股也；或稱官醫，以其亦爲官家所僱也；或稱御醫，以其曾經走進（？）太醫院也。若夫「縣長，所長，處長，局長，廳長，通儒，顯宦」，而又「兼作良醫」，則誠曠古未有者矣。

而五「長」做全，尤為難得云。

其二

徵求父母廣告

余現已授中等教育有年，品行端正，純無嗜好。因不幸

父母相繼逝世，余獨取家資，來學廣州。自思自覺單身兒子，有非常之寂寞。於是自願甘心為人兒子。并自願傾家產而從四方人事而無兒子者。有相當之家庭，且欲兒子者，請來函報告（家庭狀況經濟地位若何），并寫明通訊地址。俟我回覆，方接洽面商。閱報諸君而能介紹我好事成功者，應以百金敬酬。不成功者，當有謝謝。申一〇六

通訊處 廣東省立第一中學校余希成具。

（右一則見同日廣州民國日報。）

謹案：我輩生當澆漓之世，于「徵求伴侶」等類廣告，早經司空見慣，不以爲奇。昔讀茅泮林所輯古孝子傳，見有三男皆無母，乃共迎養一不相干之老嫗，當作母親一事，頗以爲奇。然那時孝廉方正，可以做官，故尙能疑爲別有作用也。而此廣告則挾

家資以求親，懸百金而待薦，雖誦之餘，烏能不欣人心之復返于瀟古，表而出之，以爲留心世道者告，而爲打爹罵娘者勸哉？特未知閱報諸君，可知廣州有欲兒子者否？要知道尙爲介紹，即使好事不成，亦有「謝謝」者也。

實行分座理髮

豈明先生：

近來老實躲在窩所害病，不愛上課去；其實就是活潑潑的丟掉藥瓶，也一樣的不想再上「紅樓」。原因並非完全因爲沒繳學費，不發給我講義，沒講義，僂坐着看繳過費的西服少年或少年資本家翻着道德論，有所忌嫉，却是看不慣那些穿馬褂，綁着腿，戴大清式墨晶眼鏡，手擎墨盒，挾線裝經典的大人先生的威儀。

但是，從前的態度，完全是千不該萬不該的。今天自己始後悔起來。因爲——

今天始發現了大樓門前的汽車，較前多多了而且漂

亮得可以。有一輛竟直駛至門邊的台上，我慢慢的繞繞了進去。到了樓梯，突然我看面前活現着巍巍乎可畏的一個大老官「綁腿禮服呢馬褂不計外，又多一件大氅，兩手插在口袋中，雙眼在瞪。」「Masadi，理他呢！」我毫不客氣的在樓梯之上超過了他。

正在教室內欣慕教授示我們的唐版經典，聽差開了門，進來者正是那位大老官。那位教授只看了他一眼，並未與之行禮，我們當然是不理他的。於是彼大老官龍目連瞪了我們幾十眼，帶氣而出。好像鳳姐之對賈瑞「非教你死到我手不知我的厲害」似的。嗣後接二連三的有進有出的東西，這時如果我是西溼的高足，做着晨報的編輯，一定另闢一欄「文科第某教室冠蓋往來的」。

下課後，聽差說那位巍巍的就是教校長劉公，我真欽慕的了不得，老天爺，什麼時候我纔能吃得肥肥的像這個模樣呢！

在文科劉公既負氣而出，到理科又與某君鬧齟扭：

於是雙管齊氣，連呼 *Marabaz* 而去。但據某註冊云，校長之大生其氣，全不在此，實因在文科見諸女生全皆剪髮，且有着娼妓式之長坎肩的，五光十色，互相調笑，及到理科某教室又觀男女雜坐談笑，見彼之至，竟不之理二事，方大氣特氣的。所以日來有牌示男女分座和令學生注意髮式的命令云。分別摘錄於左——

(1) 京大各科男女學生實行分座佈告

(編者案，此令已見隨看錄三，茲從略。)

「男女有別」，這是當然的。「中國為禮義之邦」，又是真的。但是「男女授受不親」，「男主闢外女主闢內」及「男女七歲不同席」等，又何嘗不是「數千年奉行唯謹」的呢？所以有心維持禮教諸公最低限度應有下列幾個決心：

甲，入山為隱士或入廟做和尚，根本與女子分座。

乙，叩請軍團長立即撤消女宣傳員，使她們速到闔內主持家政抱子養孫。

丙，即分屬兄妹，過了七歲之年，立即勅令分席。

丁，訓令各小學教師，今後教授務須注意，凡遇男女兩性之字如夫婦父母男女等，亦當將彼分開，以示有別而維禮教。

再者「男生不得躡入」及「以表尊敬女生」二句，似稍欠佳。因「男生不得躡入」而男教授及校長似有躡入之特權，不公孰甚，「尊敬女生」云乎哉？女生如果貞烈，即「男生躡入」，亦何足慮？今既禁止「男生躡入」，可見昔日曾發生過「檢蕩逾閑」的事，故曰「保護女生」則可，「尊重女生」則未也。所以應改為「男性不得躡入」及「以表保護女生」。尊敬女生諸公幸勿河漢斯言。

(2) 京師大學文科理髮佈告

青年學生一切行動舉止均為社會所注視况在最高學府尤當整齊嚴肅以資表率即如理髮一端雖不拘定形式若面前直披或頂上簾簷胥覺不登大雅有碍觀瞻此外一切服裝亦不宜稍涉奇異本科諸生類多自愛之士願今後各生互相勸勉勿沾陋習此佈

「青年學生一切行動舉止」固「為社會所注視」，然教授學長之一切行動舉止，又為社會所注視的人們所注視。「理髮一端，雖曰不拘定形式」，但青年學生知道弄成什麼樣子「以資表率」呢？所以務望各長諒諸生之不才，憫去舍之莫由，脫去貴帽，伸出貴頭：或向後直披，拉着「登大雅」的辮子，或擦不生髮藥水，使之成為禿頭而不「礙觀瞻」。我儕小生必追隨學長之後，就是一天抽出些時間梳辮子搽藥水，決不憚煩勞也。

竊尤有不已於言者，則為佈告中之「本科諸生類多自愛之士」一語，實有未當。夫本科與預科花費時光雖有多少，而預科諸生敦品礪行亦何敢後人，又安見其中無「自愛之士」呢？似此污辱人格，理當同我預科四百不「自愛之士」上地方審判廳打官司，賠償名譽纔對也！

又佈告之內，既統稱「青年學生」，未言男女，當然為指雙方青年而言。夫本科男女諸生，早遵部令而分座矣，今仍令「互相勸勉」，是何道理？遵「男女有別

之義」，男生輩決不再「躡入女席」，勸她們勿面前直披或頂上簇簷，雖或有背學長鈞諭，罪在不赦，但爲尊敬女生維持禮教起見，恕不奉詔，幸祈聖鑒爾。

豈明先生宿以衛道自任，不知對於鄙人條陳以爲何如？敬請

秋安。

十月十九日，李流螢於男生座席。

右拉案，豈明老人因有寒疾，乞假療養，託敝人代拆代行，今得此書，故亦代爲校正付梓。唯應加題目，苦思不得，蓋出題目之爲物也至苦至難，敝人忝爲某省立X中學教師多年，卒因不勝出題之煩而襍被歸隱，不意十年之後復遇此難，時耶命耶，真令人欲搔首問青天矣。不得已姑集京大兩佈告之目，題之曰實行分座理髮，雖略嫌不詞，然而臣力竭矣，大雅君子，幸無責焉。

來函照登

託者先生：

文宣王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聖誕，香港恭祝，向稱極盛。蓋北方僅得東鄰鼓吹，此地則有港督督率，實事求是，教導有方。僑胞亦知崇拜本國至聖，保存東方文明，故能發揚光大，盛極一時也。今年聖誕，尤爲熱鬧，文人雅士，則在陶園雅集，卽席揮毫，表示國粹。各學校皆行祝聖禮，往往歡迎各界參觀，夜間或演新劇，或演電影，以助聖興。超然學校每年祝聖，例有新式對聯，貼于門口，而今年所製，尤爲高超。今敬謹錄呈，乞昭示內地，以愧意欲打倒帝國主義者：——

乾 男校門聯

本魯史，作春秋，罪齊田恆，地義天經，打倒賊子亂臣，免得赤化宣傳，討父仇孝，共產公妻，破壞綱常倫紀。

墮三都，出藏甲，誅少正卯，風行雷厲，剷除貪官悍吏，訓練青年德育，修身齊家，愛親敬長，挽回世道人心。

坤 女校門聯

母憑子貴，妻藉夫榮，方今祝聖誠心，正宜遵懷三從，豈可開口自由，埋口自由，一味誤會自由，趨附潮流成水性。

男稟乾剛，女占坤順，此際尊孔主義，切勿反違四德，動說有乜所謂，有乜所謂，至則不知所謂，隨同社會出風頭。

埋猶言合，乜猶言何，有猶言無，蓋女子小人，不知雅訓，故用俗字耳。輿論之類，琳琅尤多，今僅將載于循環日報者錄出一篇，以見大概：

孔誕祝聖言感

(佩蘅)

金風送爽。涼露驚秋。轉瞬而孔誕時期屆矣。邇來聖教衰落。邪說囂張。禮孔之舉。惟港中人士。猶相沿奉行。至若內地。大多數不甚注意。蓋自新學說出。而舊道德即于淪亡。自新人物出。而古聖賢胥歸於淘汰。一般學子。崇持列寧馬克思種種謬說。不惜舉二千年來炳若日星之聖教。摧陷而廓清之。其詆人也。不曰腐化即曰老朽。實則若曹少不更事。鹵莽滅裂。不惜

假新學說以便其私圖。而古人之大義微言。儼如肉中刺。眼中釘。必欲拔除之而後快。孔子且在於打倒之列。更何有孔誕之可言。嗚呼。長此以往。勢不至等人道于禽獸不止。何幸此海隅之地。古風未泯。經教猶存。當此祝聖時期。濟濟跼蹐一時稱盛耶。雖然。吾人祝聖。特爲此形式上之紀念耳。尤當注重孔教之精神。孔教重倫理。重實行。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由近及遠。由內及外。皆有軌道之可循。天不變道亦不變。自有磅礴之理由在。雖暴民囂張。摧殘聖教。然浮雲之翳。何傷日月之明。吾人當蒙泉剝果之餘。傷今思古。首當發揮大義。羽翼微言。子輿氏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生今之世。羣言淆亂。異說爭鳴。衆口鑠金。積非成是。與聖教爲難者。向祇楊墨。就貴詞而闢之。爲吾道作干城。樹中流之砥柱。若乎張皇耳目。塗飾儀文。以敷衍爲心。作例行之舉。則非吾所望於祝聖諸公也。感而書之如此。

香港孔聖會則於是日在太平戲院日夜演大堯天班，

其廣告云：——

祝大成之聖節，樂奏鈞天，彰正教於人羣，歡騰大地。我國數千年來，崇奉孔教，誠以聖道足以維持風化，挽救人心者也。本會定期本月廿七日演大堯天班。是日演加官大送子，遊龍戲鳳。夜通宵先演六國大封相及風流皇后新劇。查風流皇后一劇，情節新奇，結構巧妙。惟此劇非演通宵，不能結局，故是晚經港政府給發數特別執照。演至通宵。……

預日沽票處在荷李活道中華書院孔聖會辦事所。

丁卯年八月廿四日，香港孔聖會謹啟。

風流皇后之名，雖欠雅馴，然「子見南子」，論語不諱，惟此「海隅之地，古風未泯」者，能知此意耳。餘如各種電影，亦美不勝收，新戲院則演濟公傳四集，預告者有齊天大聖大鬧天宮，新世界有武松殺嫂，全係國粹，足以發揚國光。皇后戲院之假面新娘雖出鄰邦，然觀其廣告云：「孔子有言，『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予改

是。』請君今日來看『假面新娘』以證孔子之言，然後知聖人一言而為天下法，所以不愧稱為萬世師表也。」則固亦有裨聖教者耳。

嗟夫！乘桴浮海，曾聞至聖之微言，崇正闢邪，幸有大英之德政。愛國劬古之士，當亦必類手遙慶，恨不得受一塵而為氓也。專此布達，即頌輯祺。

聖誕後一日，華約瑟謹啟。

隨看錄三

斯文生

京師大學校各科部「尊敬女生」牌示：為牌示事，奉學長函諭，中國為禮義之邦，男女有別，數千年行維謹，况大學為禮教之原，觀瞻所繫，尤應兢兢，各女維禮，單獨設一座席，男生不得闖入，以表尊敬女生，共維禮教之至意各節，除知會註冊股排定坐次時，特加注意外，切切此佈，

胡適之先生「提倡拜金主義」文：吳稚暉先生在今年五月底曾對我說：「適之先生，你千萬不要再提倡那粹的拜金主義。」

我的整理。但對於他說的拜金主義的提倡，我却表示二

十四分的贊成。

拜金主義並沒有什麼深奧的教旨，吳稚暉先生在他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與人生觀」裏，曾發揮過這種教義。簡單說來，拜金主義只有三個信條：

第一，要自己能掙飯吃。

第二，不可搶別人的飯吃。

第三，要能想出法子來，開出生路來，叫別人有掙飯吃的機會。

硃砂痣裏有一句說白：「原來銀子是一件好寶貝」。

這就是拜金主義的淺說。銀子爲什麼是一件好寶貝呢？因爲沒有銀子便是貧窮，貧窮便是一切罪惡的來源。硃砂痣裏那個男子因爲貧窮，便肯賣妻子，賣妻子便是一樁罪惡。你仔細想想，那一件罪惡不是由於貧窮的？小偷，大盜，扒兒手，綁票，賣娼，貪贓，賣國，那一件不是由於貧窮？

所以古人說：

衣食足而後知榮辱，

倉廩實而後知禮節。

這便是拜金主義的人生觀。

一班瞎眼睛，迷了心頭孔的人，不知道人情是什麼，偏要大罵西洋人，尤其是美國人，罵他們「崇拜大

拉」(worship the dollar)！你要知道，美國人因爲崇拜大拉，所以已經做到了真正「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理想境界了。(幾個大城市裏自然還有罪惡，但鄉間真能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是西洋的普遍現狀。)我們不配罵人崇拜大拉；請回頭看看我們自己崇拜的是什麼？

一個老太婆，背着一隻竹籬，拿着一根鐵杆，天天到弄堂裏去扒垃圾堆，去尋那垃圾堆裏一個半個沒有燒完的煤球，一寸兩寸稀爛奇醜的破布。——這些人崇拜的是什麼！

要知道，這種人連半個沒有燒完的煤球也不肯放過，還能有什麼「道德」，「犧牲」，「廉潔」，「路不拾遺」？

所以現今的要務是要充分提倡拜金主義，提倡人人要能掙飯吃。

上海青年會裏的朋友們現在辦了一個職業學校，要造成一些能自己掙飯吃的人才。這真是大做好事，功德無量。我想社會上一定有些假充道學的人嫌這個學校的拜金氣味太重，所以寫這篇短文，預先替他們做點辯護。

十六，八，廿六。